

中国新锐作家方阵
张海君、总策划
当代青少年
小小小说读本

丢失的梦

周海亮◎著

母亲笑笑，笑出两行泪。那泪顺着她的笑纹，
蜿蜒而下。她说，活一千年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如
果没有梦，如果梦中不能相见，我靠什么，活下
去呢？



NLIC

2970696596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中国新锐作家方阵
当代青少年小小说读本

张海君 / 总策划

丢失的梦

周海亮◎著

Diu Shi De Meng

母亲笑笑，笑出两行泪。那泪顺着她的笑纹，蜿蜒而下。她说，活一千年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如果梦没有梦，如果梦中不能相见，我靠什么，活下去呢？



NLIC 2970696596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丢失的梦/周海亮著. — 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10.11

(中国新锐作家方阵·当代青少年小小说读本)

ISBN 978-7-206-07335-9

I. ①丢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3728 号

丢失的梦

著 者:周海亮

责任编辑:陆 雨 封面设计:晴晨工作室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 刷: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13 字 数:230 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06-07335-9

版 次: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: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5 000 册 定 价: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contents



第一辑 娘在烙一张饼

请求支援	3
江南好	6
娘在烙一张饼	8
长 凳	10
桃花乱	13
穿过正午的马车	16
诊	19
剃 头	22
刀马旦	25
对 话	27
上帝的恩赐	29
送你一度的温暖	32
白 羽	34
只要七日暖	36
最后一位客户	38

第二辑 天大地大

天大地大	43
青 蛙	45
二叔的胡琴	48



目
录

DUSHI
DEMENG



丢失的梦

DIUSHI
DEMENG



contents



冷 夜	51
一条鱼的狂奔	53
小美的歌声	56
毛毛熊	58
匪兵甲	61
小山的骆驼	64
打 捞	67
蝗 灾	69
丢失的梦	72
干掉周海亮	74
上个星期三的下午你干什么去了	77

第三辑 战地医院

1937 · 军装	81
1937 · 枪	83
1937 · 女人	86
1937 · 恐惧	89
1937 · 远方	92
馘	95
仇 恨	98
俘 虏	101
给我一支枪	104
空 袭	106
世间决战	108
战 壕	110
战 士	112
战地医院	114
芒 种	117
兵	119

目

录

contents



祖 国	121
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辑 太阳裙

躺着睡觉的马	127
脑 袋	129
老 乡	132
歌 手	134
最高雅的画作	137
父亲的游戏	139
无奈酒阑时	141
牡 丹	144
轮 回	147
老爹打工去了	150
粉 丝	152
太阳裙	154
木 枪	157
票 事	159

第五辑 肚子痛,找老宋

玉	163
菜 人	165
巢	167
壮 士	169
假 的	171
狼 祸	174
老 兵	177
女士香槟	180
我曾经是那条狗	184
自杀事件	186

目
录DIUSHI
DEMENG

玻璃球游戏	188
肚子痛,找老宋	190
满仓的爱情	193
兰 妹	196

目

录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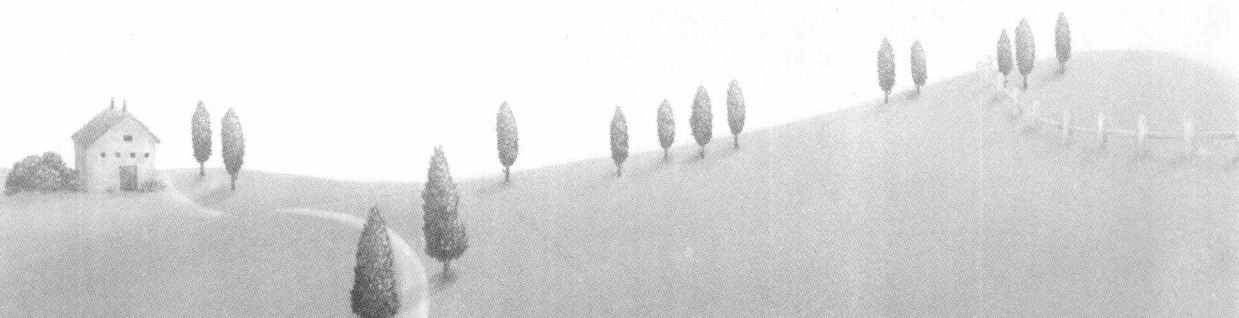


丢失的梦

DIUSHI
DEMENG

第一辑

娘在烙一张饼





请求支援

你决定成为一名剑客，行走江湖。你认为时机恰好。

你的剑叫做残阳剑。这柄剑威力强劲，你可以同时斩掉十五名顶尖高手的头颅。你的独门暗器叫做天女针。你面对围攻，只需轻轻按下暗簧，即刻会有数不清的细小钢针射向敌手，状如天女散花。天女针一次可以杀敌八十，中针者天下无解。

靠着残阳剑和天女针，你打败了飞天燕，杀掉了钻地鼠，废掉了鬼见愁的武功。他们全是江湖上一顶一的高手，他们全是杀人不眨眼的黑道魔头。从此你声名大振，投奔者众。

现在你拥有一支军队，占有一座城池。你的军队勇士五千，良驹八百；你的城池繁华昌盛，鸡犬相闻。

你不停地和道上的兄弟签署着攻守同盟。你还和神枪张三、铁拳李四、一招鲜王刀结拜成兄弟。你们肝胆相照，荣辱以共。不求同日生，但求同死。

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你招兵买马，筑固城池。似乎四分五裂的天下不久之后就将统一，你将成为万人瞩目的头领或者君王，你将拥有无涯江山，无尽财富，无穷权力，无数美女。你沉浸在难以抑制的兴奋之中，你常常会在梦里笑出了声。

可是，鬼见愁突然杀了回来。

其实那天你并没有完全废掉他的武功。那天你有了小的疏忽。鬼见愁凭着多年的武功造化医好了自己，又用三年时间练就了一门邪道武功。现在他率精兵五万，包围了你的城池。

敌十倍于你，你并不害怕。因为你的勇士们个个以一当十。

你的五千勇士扑出了城。你试图将鬼见愁的五万精兵一举歼灭。你甚至想晚上就可以用鬼见愁的脑袋做成一个马桶。可是你很快发现自己犯下一个错误。——鬼见愁的五万精兵，完全以死相拼。他们踏着同伴的尸体往前冲，极度疯狂。你砍断他的矛，他会用拳头打你；你砍断他的胳膊，他会扑上来



丢失的梦

DU SHI
DEMENG

撕咬你的咽喉；你砍断他的脖子，他还会在倒下去的一刹那，用脚踢一下你的屁股。尽管你的五千勇士个个骁勇善战，可是最后，他们不得不退了回来。

五千勇士，只剩三百。

鬼见愁精兵五万，尚有八千。

你关了城门，开始求援。

你给神枪张三飞鸽传书，让他速来救你。几天后你得到消息，神枪张三早被一无名剑客杀于某个客栈。

你千里传音给铁拳李四，让他速来救你。铁拳李四回话说，现在我也被围，自身难保，如何救你？

你在城墙上放起求援的烟火，这烟火只有一招鲜王刀才能看懂。一会儿王刀放烟火回答你，他说，我正在攻城掠池，无暇管你。你好自为之。

无奈之下，你计划弃城。你已经管不了城里百姓的死活。现在你只想自己逃命。

夜里你率剩下的三百勇士突围。那是一场惨烈的战争，你挥舞你的残阳剑斩下无数头颅。你的天女针霎间消灭掉鬼见愁八十名贴身保镖，可是当你抬头，你突然无奈地发现，现在，你只剩下一名勇士，而鬼见愁，尚有精兵一百。

你的天女针已经射完最后一根钢针，现在它成了废物。

你的残阳剑已经卷刃并且折断，现在它不如一把菜刀。

你和最后一名勇士逃回了城，鬼见愁甩手一镖，你的勇士就倒下了，倒下前他为你紧闭了城门，他忠心耿耿。

鬼见愁将城围起，不打不攻。他想将你折磨致死。

其实鬼见愁只剩士兵一百，你只需再有一把残阳剑，再有一管天女针，就可将他们全部消灭。可是现在你没有了武器，也没有了士兵，更没有了兄弟和朋友。你呼天天不响，叫地地不应。

等待你的，只有死路一条。

最后一刻，你终于想起了你妈。

你向你妈求援。

你妈六十多岁。

你妈是一位农民。

你妈连鸡都不敢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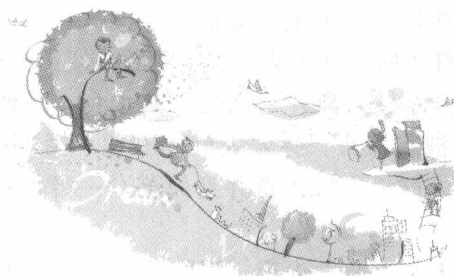
你给你妈打电话，你说学校又要收学费了，五百块。你妈说，好，我马上照办。

你命令不了别人，你可以命令你妈。

你用这五百块钱给你的游戏卡充值，你重新为自己装备了残阳剑和天女针。你单枪匹马冲出城外，将鬼见愁和他的精兵杀个精光。

你保全了自家性命。你还可以行走江湖，招兵买马。

即使在虚拟世界里，最后一位给你支援的，也肯定是你妈。



第一辑

娘在烙一张饼

DUSHI
DENENG

江南好

江南好。江南有桑。

桑有纤弱的身子，纤长的颈，纤秀的臂，纤美的足。桑住在小镇，小镇依河而建，小河匍匐逶迤。黄昏时桑提着白裙，踏过长长的石阶。黄昏的河水是粉色的，河面上似乎洒了少女的胭脂。桑慵倦的倒影在河水里轻轻飘摇，桑顾影怀思。

桑躲进闺房写字，连毛笔都是纤细的。桑写，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……两只鸟歇落树上，悠然地梳理羽毛。桑扔掉笔，趴到窗口，就不动了。桑常常独自发呆，然后，红了唇，红了脸，红了眼圈，红了窗外风景。

桑在一个清晨离开小镇，离开温润的江南水乡。一列小船推开薄雾，飘向河的下流。那天桑披着盖头，穿着大红的衣裙。唢呐呜哇呜哇扯开嗓子，两岸挤满着看热闹的人群。人群兴奋并且失落——那么婉约多情的桑，竟然嫁到了北方。

桑跳下船，掀掉盖头。桑上火车，泪眼婆娑。桑坐上汽车，表情渐渐平静。桑走下汽车，盖头重新披上。唢呐再一次呜哇呜哇地响起，这是北方的唢呐。花轿颤起来了，桑的心一点一点地下沉。

从此桑没有再回江南，却不断有银钱、粮食、药材和绸缎从北方运来。那本是江南的绸缎，江南的绸缎绕一个圈子，终又重回江南。

桑离开江南一个月，有男人来到小镇。他跳下船，提了衫角，拾级而上。他有俊朗的面孔和隼般的眼神，他有修长的身材和儒雅的微笑。他坐在小院，与桑的父母小声说话。片刻后他抱抱拳，微笑着告辞。他跳上船，船轻轻地晃。他盯着胭脂般的河水，目光被河水击碎。他叹一口气，到船头默默坐下。他静止成一尊木雕，夕阳落上长衫，每一根纤维却又闪烁出迷人的红。

桑住着北方的宅院，神情落寞。当然也笑，笑纹一闪而过，像夜的惊鸟。有时喝下一点点酒，红酒或者花雕，眼神就有了迷离缤纷的色彩。然后，桑将自己关进房间，开始写字。她写，江南好。纸揉成团，又取另一张纸。再写，江南好。再揉成团，再取另一张纸。突然她推开窗户，看午栖的鸟。她

开始长久地发呆，红了唇，红了脸，红了眼圈，红了宅内风景。

老爷说，想家的话，回去看看吧。桑说，不用了。老爷说，总写这三个字，料你是想家了。桑浅笑不语。笔蘸着浓墨，手腕轻转。三个字跌落纸上，桑只看一眼，便揉成团。旁边堆起纸山，老爷摇摇头，满脸无奈。

男人在某个深夜潜入大宅，仍然身材修长，仍然一袭长衫。他提一把匣子枪，从墙头轻轻跃下。他悄悄绕过一棵槐树，就发现自己中了埋伏。他甩手两枪，两个黑衣人应声倒下。他闪转腾挪，似一只凶猛矫健的豹子。后来他打光了子弹，再后来他中了一枪。子弹从下巴钻进去，从后颈穿出来。子弹拖着血丝，镶进宅院的土墙。男人轻呼一声，缓缓倒下。月似银盘，男人俊朗的面孔在月光中微笑。

桑倚窗而立，从第一声枪响，桑就倚窗而立。她只看到了墙角的毛竹，她只听到了密集的枪声。枪声戛然而止，她就知道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她趿了鞋，推开门，走进宅院的深处。她看一眼男人，闭了眼；再看一眼男人，再闭了眼。她的手轻轻滑过男人的后颈，男人的微笑在她的眸子里凝固成永恒。她站起来，往回走。她走得很慢，脚步声充满悲伤。

第二天桑死去了，她的身上没有任何伤痕，她的饮食和以往完全一样。一切都是那般蹊跷，诡秘万分。老爷请来大夫，两天后大夫得出结论。他说她想死，于是就死了。一个人悲伤到极致，一个人想死到极致，就会死去。这没什么奇怪，所有人都是这样。

桑留了遗书，一张宣纸，三个字：江南好。

人们就说，桑是太想家了。

只有死去的男人，明晓桑的意思。

因为他的名字，叫做江南。

娘在烙一张饼

娘在烙一张饼。

面是头天晚上发好的，加了鸡蛋，加了糖，又加了蜂蜜。面不多，缩在盆底，娘将它们团成光溜溜的面团。娘的黑发如瀑布般一泻而下，在家里，无人时，娘的黑发永远如瀑布般流淌。娘眉眼精致，嘴唇鲜艳；娘面色红润，手臂如同光洁的藕。娘将面团从瓦盆里捧出，小心翼翼地，端着，看着，眼睛里，刮起湿润温暖的风。那时候还没有儿，那时的娘，刚刚嫁给了爹。面团柔软并且韧道，娘轻哼一首曲子，手脚麻利。娘不时抬头，瞅一眼窗外，窗外下了小雨，淅淅沥沥，春意淋湿一切。想起爹，娘红了脸，额头渗出细密的汗，又在心里嗔怪一句，又哼起歌——那样强壮的男人，人前人后，尤如一头公牛。现在爹下地去了，娘要为他，烙出一张好饼。

擀面杖轻轻滚动，一张饼有了形状。那是椭圆形的饼，轮廓清晰圆润，散着蜂蜜和鸡蛋的香。娘想了想，又操了筷子和剪刀，饼面上压划出美丽的花纹。那些花纹错综复杂，就像竹席、就像梦境、就像山野、就像逝去或者未来的年月。娘的长发如瀑布般流淌，只是那瀑布之间，隐约可见几点闪亮。娘用袖口擦一把汗，娘对儿说，烧把火吧！……用软柴。软柴是烙饼最好的柴火：稻草，苞米衣，或者麦秸。灶火映红娘的脸膛，娘表情生动。娘盯着灶火，拍拍儿的光脑瓢，说，再软一点。火苗舔着锅底，外面大雨倾盆。夏天的雨说来就来，爹像一棵树，守着河，守着堤。全村的男人都在守堤，大雨里河堤摇摇晃晃，大雨里男人摇摇晃晃。大雨让娘有些不安，娘在锅底，细细地刷一层油。

娘把饼翻起，娘看到金黄的颜色。娘笑了，眼角和嘴角的细小皱纹随之扯动。娘嘱咐儿把火烧得再软一点，娘说，别让饼糊了花纹。说话时娘轻轻地咳，娘抬手掩了嘴，娘的身体不再笔直。娘被饼烫了手，娘把手指躲到耳后，噓噓有声。娘说准是你爹又念叨我了……你爹念叨我，饼就烫了……火再软些。儿把头深深埋下，儿看到灶膛里跳跃的火苗。儿还看到他漂亮的皮鞋，漂亮的领带，漂亮的下巴和眼睛。这一切全因了娘——皮鞋与领带，下巴和



丢失的梦

DIUSHI
DEMENG

眼睛，全因了娘。娘将饼再翻一个个儿，一张饼变得香气浓郁。娘说你爹一会儿就回来，我得为他烙一张好饼。秋天的果园果实累累，那是爹和娘的果园，娘说她在家里，就能闻到苹果的香。娘看一眼窗外，娘看到大雁、天空、落叶和风。

面是头天晚上就发好的，加了鸡蛋、糖、蜂蜜和唠叨。娘说你爹最爱吃饼，一辈子都吃不够。娘说你爹的吃相，就像圈里的猪。娘抿起嘴笑，将饼翻一个个儿，饼即刻金黄诱人。娘掉光了牙齿，娘的牙齿，再不会属于娘。娘抬起手，随意抹一把，就抹出一脸皱纹。娘看一眼窗上的冰花，看一眼窗外的大雪，看一眼胡须浓密的儿，娘说天太冷，你爹冻坏了吧。娘不停地咳，不停地咳，娘轻轻跺着脚，动作迟缓并且僵硬。娘拿出饼，细细看；娘把饼翻过来，再细细看；再翻过来，再细细看。娘笑了，笑出满头银发。娘开始喘息，愈来愈剧烈，为一张饼，娘耗尽所有气力。娘将饼捧进饭筐，说，给你爹送去吧！说完娘咳出一口血，红梅般落上衣襟。然后，娘坐上凳子，搓搓手，看儿恭恭敬敬将饼，摆放灵位之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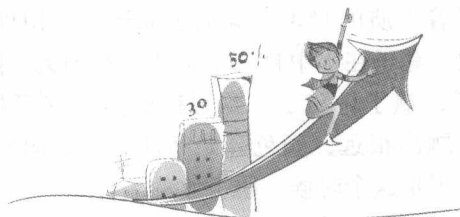
娘在烙一张饼，娘一直在烙那张饼。



第一辑

娘在烙一张饼

DIUSHI
DEMENG



长 凳

乡下的雨比城里的雨大，我这样认为。

逢夏季，逢大雨，雨便把乡村浇得亮晃晃的，呈现一种模糊和扭曲的景致。于是河水暴涨，黄浊，湍急，直冲而下，村人就跑出来，急匆匆的，却不是为了看景，村人没那个雅兴和时间，他们出来，为了捞东西。

总会有可捞的东西。河的上游连着很多村落。河水里飘来垃圾、南瓜、巨木、甚至家俱，当然，更多的时候，只会飘来一些碎草。碎草被河边裸露的树根挡住，就有村妇拿了粪叉，捞半天，捆紧，带回家，晒干，可以煮五六碗的稀饭。

方言里，这叫“捞浮”，几乎每一个村人，都干过这事。

宝田与三麻同龄，论辈份，宝田管三麻叫“叔”，但从从不叫，亲哥俩似的友谊。那时三麻正跟一条鲢鱼搏斗，三斤多重的鲢鱼自己蹦上岸，三麻扑过去，手一滑，鲢鱼又蹦回到水里。三麻骂，成心逗老子呢你。这时他听到宝田的声音，凳子！

是长凳，放在堂屋，一次可以坐三四人那种。凳子从上游飘下来，被雨后的阳光照着，闪着木质的暗黄。等凳子靠近，宝田便拿一根粪叉，看准了，猛地向岸边一划。凳子在水中打一个旋儿，飘到叉子能不及的地方。

宝田急了，凳子，飘了！凳子，飘了！他向着凳子喊，很无助的样子，却并不看三麻。凳子飘出很远，颜色开始暗淡。宝田向回跑，寻着更长的粪叉，或者棍子。三麻正是这个时候，跳下水的。

三麻是村里水性最好的一个，没费多大劲儿，就把凳子救回。他把凳子坐在屁股下，一边哆嗦，一边拿手抚摸。三麻说，多好的凳子啊！

三麻把凳子带回家，三个孩子争抢着坐。一个孩子跛脚，很严重，吃饭时，几乎趴在地上。三麻的女人说，这下好了，这下好了。三麻说，好个屁，那是宝田的凳子。女人便看着他，尽是不满。

宝田常来。他对三麻说，这凳子，是我先看见的。三麻说，是。宝田说，我的叉子，没捅准。三麻看一眼正在凳子上玩得起劲的跛脚儿子，说，是。

